

听史铁生讲生命故事

绿色的梦

史铁生◎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听史铁生讲生命故事

绿色的梦

史铁生◎著



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绿色的梦 / 史铁生著. — 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4.5

(听史铁生讲生命故事)

ISBN 978-7-5675-2150-6

I. ①绿… II. ①史… III. ①短篇小说集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15068号

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(兼传真)

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
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/>

印 刷 者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×1240 32 开

印 张 7

字 数 126 千字

版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7 月第 1 次
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2150-6/I.11176

定 价 18.00 元

出 版 人 朱杰人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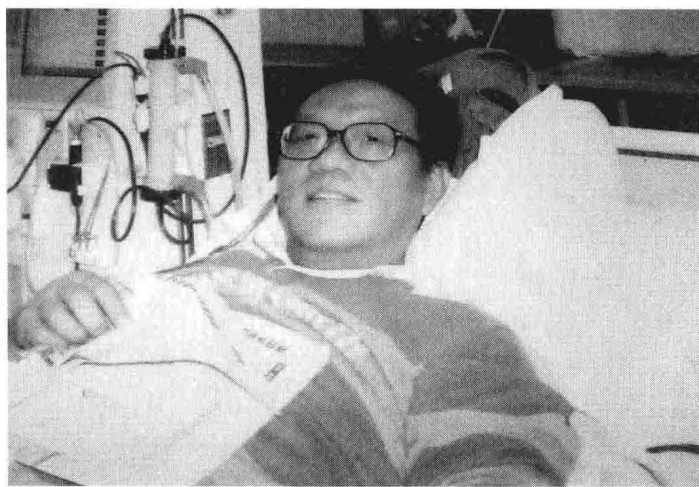
史铁生与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中破老汉的原型在一起



知青史铁生



轮椅上的史铁生



透析中的史铁生

现实人生中的生命之悟

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 段崇轩

史铁生的经历是不幸的。他 1951 年出生在北京；16 岁初中毕业正逢“文革”而中断学业；18 岁在上山下乡大潮中赴陕西延安插队；21 岁因双腿瘫痪转回北京开始了轮椅人生，先后在北京几家街道工厂做工；47 岁又患尿毒症，不得不靠每周数次的血液透析维持生命。2010 年病逝，享年 59 岁。但作为一个作家，史铁生该是“幸运”的。双腿残疾迫使他从事较为便利的文学写作上寻找一条“生路”，初期的成功又让他成为作家协会的一位职业作家。坎坷的人生道路和对残疾人群体的熟悉，使他拥有了一个独特而幽深的领域——人的形而上的生命和精神世界。这是中国作家向来忽视和陌生的领域，但史铁生却创作了一朵朵艺术奇葩。

他是一位多栖作家，小说、散文、随笔均有出色作品。长篇小说《务虚笔记》、《我的丁一之旅》，以其意蕴的深远和格式的特别，被文坛视为两部“奇特的文本”。几部中篇小说《山顶上的传说》、《原罪·宿命》等，在艺术探索上也各有特色。而真正奠定作家文学地位和代表作家创作高度的，则是他一系列的短篇小说。如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、《奶奶的星星》、《命若琴弦》、《钟声》、《老屋小记》等，这些作品屡获重要奖项，成为新时期文学以来的经典作品。可以说史铁生是一位具有独创精神的优秀短篇小说家。作家曾说：“如果生命是一条河，我想，事业相当于一条船。”这条船正是他锲而不舍的文学创作，创作使他的逆境人生绽放出灿烂的火花，他在创作中也品味到了生命的创造和价值。

史铁生对他的第二故乡有着很深的感情。他说：“刚去陕北插队的时候，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接受些什么再教育，离开那儿的时候我明白了，乡亲们就是以那些平凡的语言、劳动、身世，教会了我如何跟命运抗争。”这种对农村、农民的认识，奠定了1982年的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的思想情感基调。当时知青作家写上山下乡，大都表现的是“历史的荒诞”、“理想的幻灭”这样的主题。而史铁生这篇小说，深情地描述了这片土地的光荣历史、艰难现实、壮阔自然和温暖的人情，细腻地刻画了破老汉、生产队队长这些普通农民真诚、善良、乐观、坚韧的精

神品格和对知青如同亲人般的关怀、教育和帮助。对作家个人来说，黄土地上农民的精神人格，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种动力和支撑。《奶奶的星星》也是一篇短篇精品，作家用隽永的抒情语言、丰富的生活细节，回忆了“我”同奶奶相依为命的儿时岁月，塑造了一位感人至深的奶奶的形象。奶奶是平凡的，又是伟大的；奶奶是优秀的，命运却是多舛的；奶奶没有文化，但一生都在追求进步。奶奶说：“地上死一个人，天上就又多了一个星星。”死去的奶奶已变成一颗星，“给活着的人把夜路照亮”。史铁生逐渐地从个人的悲痛中挣脱出来，从破老汉、奶奶这些老一代人身上，汲取着力量，思索着人生。

数十年的病痛生涯，使史铁生对残疾、患病有了一种独到的认识。他说：“我完全没想到，有一天，我对我的病竟有些感恩之情——我怕否则，浮躁、愚蛮如我者大概就会白活。”是人生的困境把他逼向了文学道路，同时与病魔为伍又使他去体验、思索生命的奥秘。他说：“人的苦难，很多或者根本，是与生俱来的，并没有现实的敌人。比如残、病，甚至无冤可鸣，这类不幸无法导致恨，无法找到报复或声讨的对象。……无缘无故的受苦，才是人的根本处境。”在这里，史铁生推己及人，由个体到群体，认识到人永远面对的是困境，冲破一种困境又会有新的困境，困境的永恒构成人一生的苦难。而超越自身局限，实现人生价值，就是生命的意义所在。

1986年之后，史铁生在一些作品中虽然表现的仍是个人的现实生存，但内容丰厚了，意蕴深远了，增添了一种开阔向上的情调。《我之舞》写“我”在荒芜的古园流连忘返、所见所感，写得亦真亦幻、神秘苍茫。两位老人悄悄死亡，一对幽灵探讨深奥的哲学问题，一座秘密工厂突然消失……构成了一幅魔幻现实主义式的图画。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，四个命运各异、性格不同的残疾人，有的在等待，有的在思索，有的在梦想……作品似乎在阐释这样一个主题：天地悠悠，世事无常，不管是残疾人，还是健全人，他们都是渺小、脆弱的，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努力和梦想。《车神》中的“我”，尽管女友即将远游，但“我将摇着车在岸边等候”。虽然双腿瘫痪，可有轮椅带着“我”在遥远的“海湾跑一圈”。车神是谁？“信心告诉你她是谁，她就是谁。”这里的“我”已不再是那个叫“史铁生”的个人，而是残疾人的一个精神形象、象征形象。1996年发表的《老屋小记》，作家把目光再次投向20年前所经历的街道工厂生活，作品用极简练的写法，写出了五六位底层人物形象，用歌声寄托理想的D、向往通过长跑改变命运的K、当过兵打过仗依然耿直正派的B大爷、出身高贵又是名牌大学毕业的U师傅、智商很低性格火爆的傻子三子……这些人物无不处在人生的困境中，但他们没有怨天尤人，而是心存梦想、埋头苦干，在有限的环境中追求着人生的价值。

史铁生笔下，人的身体残疾被描述得触目惊心，而身体的残疾又激发了他们强烈的精神向往和生命追求。《夏天的玫瑰》中那位卖玩具风车的老头儿，因患脉管炎而截掉双腿，依靠假肢行走。倔强的老人为了不成为社会和他人的负担，远走他乡，隐姓埋名，寄居在城郊小村子里。他在困厄中渴望回到养育自己的故乡，见到自己喜爱的女人，他花高价买一只青铜公牛雕像，用以激励自己的意志，显示了一位老人顽强的生命和高贵的精神。《来到人间》里那对年轻夫妻，郎才女貌，家庭幸福，但却生了一个发育不全又患肺病的女儿，而这女孩又天性聪慧、要强。于是年轻的夫妻面对着如何承担孩子的现在和将来的责任，而年幼的孩子面临着怎样直面她的残疾、开始她的人生的困境。一个残疾的孩子竟给自己以及父母，带来如此严峻的生存挑战，而这又是现实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现象。史铁生以逼真、鲜活的描述，展现了人生的偶然性，“生活中随时可能出现倒运的事”，揭示了生存的苦难性，哪怕是一点残疾也会造成终生的悲剧。《在一个冬天的晚上》把残疾人的悲苦人生推向了极致。年轻的丈夫一条腿、脸被严重烧伤，妻子则是一个侏儒。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人生的追求，两人商定要收养一个孩子，并认真探讨了抚养、教育等一切问题。尽管他们的梦想瞬间破灭了，他们只有收养一只猫的命运，但他们对美满人生的期望和努力，令人感动。

史铁生笔下，人的精神残疾也被表现得真切有力、发人深省，精神的残疾却生长出一种美好的人情人性来。《树林里的上帝》中那个女人，在世人眼里是“疯子”、“神经病”，干着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。穿着雪白的连衣裙，到河边的树林里，寻找、帮助受困的小虫子，譬如帮助一只受伤的甲虫翻身、飞走，替蚂蚁搬运面包屑，轰走正被小伙子的猎枪瞄准的麻雀……“陶醉在幸福中”，喊着“我就是它们的上帝，它们的命运之神”。她满脑子的保护昆虫、鸟类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，显示了人的自然观、世界观的觉醒。

平淡的生活、长期的病痛，使史铁生避开了尘世的喧嚣，陷入了对人类终结问题的哲学思辨之中，并把他的思辨融入了小说和散文写作。几十年来，他的思考触及了诸多的哲学课题，譬如生命、肉体、灵魂、精神、欲望、现实、梦境、宿命、困境等等。在小说中表现最集中、最突出的则有人与命运、过程与目的、生与死等主题。

对人生与命运的思索：史铁生创作伊始，反思的就是人的命运问题。《兄弟》里的表哥与志强，曾经是一块玩大的朋友，但表哥后来成为法官，志强沦为犯人。这种人生的巨大反差，不是因了他们后来的品德和行为，而是因为他们出生成长在不同的阶层和环境里，是外部世界支配着他们的人生。《钟声》是表现人生与命运的一篇出色作品。叙事人“我”的父母决然离

开大陆，远走海外。他们为什么要走？去了哪里？始终是个谜。亲人们讳莫如深，“我”想揭开这个谜总是不能。由于父母的失踪，“我”从农村投奔城市，寄居姑姑门下，求学、工作而成为城里人。偶然性改变着人生命运。姑夫本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基督教牧师，但受到革命宣传的鼓动，辞去圣职成为进步人士，设计了一座红色居民大楼蓝图，信仰中的上帝的“乐园”与共产主义的“天堂”竟殊途同归。人生的道路真是扑朔迷离。正如“我”所感慨的“……生命中有很多神秘的事”，“你绝对数不清都是哪些事在对一个人的命运起作用”。但这些芸芸众生的背后，有一个宏大的社会背景，即1949年的改朝换代。正是这场革命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，只不过置身潮流的人们还看不清、也无力把握自己的路向。

对过程与目的的破译：人生中的过程与目的是一个永恒的课题。现实生活中的人更看重的是目的，而往往忽略了过程。史铁生多篇散文中谈到对这一问题的思索，他说：“痛苦和幸福都没有一个客观标准，那完全是自我的感受。……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，一个不断超越自身局限的过程，这就是命运，任何人都是一样，在这过程中我们遭遇痛苦、超越局限，从而感受幸福。”他甚至认为：人生就是一场苦难，从根本上说就是荒诞的。唯有过程可以变得十分精彩、美好，值得体验和享受。因此“过程就是目的”。《命若琴弦》讲的是一个现实故事，又

似一个传说故事，更像一个寓言故事。老瞎子与小瞎子师徒二人，相扶相搀、到处弹琴说书，目的就是弹断一千根琴弦，得到封藏在琴槽中的药方，就可治好眼睛见到光明。这是一个诱人的、遥远的目标，鼓舞着师徒二人翻山越岭、备尝艰辛，终于弹断了师父的师父嘱咐的琴弦根数。但让老瞎子想不到的是，那张药方竟是一页白纸。他在又惊又悲的时刻，“怀恋起过去的日子，才知道以往那些奔奔忙忙兴致勃勃的翻山、赶路、弹琴，乃至心焦、忧虑都是多么欢乐！那时有个东西把心弦扯紧，虽然那东西原是虚设。”人生的目的往往是虚幻的、自造的。有了它才能使生命的琴弦拉紧绷直，弹出最优美的旋律。这个过程正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。于是老瞎子又把药方藏入琴槽，传给小瞎子，说自己记错了老师父的嘱咐，把一千二百根记成了一千根，他要和徒弟从头开始弹起。在史铁生关于人生的过程与目的的思辨中，既有道家看破世事的睿智与超脱，又有儒家面对现实的执着与进取。

对生与死的揭示：史铁生小说中最突出的主题是关于生与死的探索。在中国，人们更注重的是现世，即活得如何，而忽视了“天国”，即死后怎样。史铁生以他直面人生的勇气和特立独行的思考，对生与死作了深广的探寻。《黑黑》中的“我”为革命奋斗一生，“文革”中被打成黑帮，妻离子散，作好了自杀的准备。但死前的故乡之行，却使他坚定了生的信念。乡亲们

面对天灾人祸坚韧豁达的生存精神，那个叫黑黑的狗，对主人的忠心不二和对“爱情”的执着寻找，使他深深认识到：“万物都是本能地不愿意死的，何况人！”小说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：在死亡的边缘走过一回，你才能理解生的意义。《毒药》也是一篇熔传奇与寓言为一炉的佳作。那个一心要养“怪鱼”以获取名利而终于失败的年轻人，自觉无颜活着，带了两颗剧毒药丸决心客死他乡。抱着“只当我已经死了”，“干吗不再试试干点什么”的念头，竟又活了60年。辛勤劳作，娶妻生子，成为一个自满自足的老头儿。唾手可得的死，使他重新尝试生、体验生，获得了人生的乐趣和幸福。这两篇小说都表达了作家对生的留恋和肯定，而这种对生的认识是在“死过一回”后得到的。正所谓“未知死，焉知生”。对生与死的探索最深切透彻的作品是《我与地坛》。在那座“荒芜但并不衰败”的地坛里，史铁生流连、沉思了十五年。地坛成为他的精神家园、思想摇篮。地坛四百年的历史沧桑、年复一年的四季轮回、树木花草的枯荣荣，使他感受到了个体生命的渺小和偶然，使他认识到人的生死只是上帝或自然法则的一种安排，不必担惊害怕，也不必“急于求成”。几度自杀的念头终于打消，他超越了生。地坛里形形色色的人生故事，特别是母亲深厚而细微的关爱，使他下定了“试着活一活看”的决心。为了使活着有成就、有自尊，他找到了文学写作道路。“活着不是为了写作，而写作是为了活着。”他

终于“为生存”找到了“可靠的理由”。他超越了死。史铁生
生与死的思考、探索中，领悟了人生的意义和生命的奥秘。

在绝大多数作家沉浸在现实的社会人生题材的时候，史铁
生孤军深入了人的精神、灵魂世界乃至主宰宇宙的上帝那里。
在人们热衷于当下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之际，史铁生关注和思考的
是生命、困境、宗教这些人类的终极课题。他是一个真正的独辟
蹊径的作家，有人称他为“小说家中的小说家”，这主要不是就
他的文学实绩而言，而是指他在艺术上的这种纯粹性和独创性。

心欲靠拢

梦即交融

生命之花在黑夜中开放
在星光的间隙，千遍万遍
讲述爱的寓言。

——选自《鸽子》

目 录

兄 弟	001
绿色的梦	009
黑 黑	016
我的遥远的清平湾	037
在一个冬天的晚上	060

